

# 北史（六）

李延寿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# 内容提要

《北史》纪传体的通史,与《南史》一样作者都为李延寿。有本纪12卷,列传88卷,共100卷。共80卷,有本纪10卷,列传70卷。记事起于北朝魏道武帝登国元年(386年),止于隋恭帝义宁二年(618年),包括北朝魏、齐、周和隋四个封建政权230年的史事。《北史》和《南史》都是记述南北朝至隋历史的《宋书》、《南齐书》、《梁书》、《陈书》、《魏书》、《北齐书》、《周书》、《隋书》等8部纪传体断代史基础上修成的。它们是对八书的成功改编和成功的再创造。《北史》和《南史》打破朝代体系,把这一时期分成南北两个部分,分别撰写出通贯各朝代的通史,编成互相联系,互相配合的两部书。把整个南北朝到隋统一的长阶段历史,完整地溶洽,从而克服了史实断裂、重复记载、难于剪裁、卷帙繁冗、不便阅读等诸多弊病,且以简明方式记述具体事实,给读者提供全面系统的历史知识。从而有利有比较出各朝代、各历史时期的不同特点,准确勾勒的历史形势和历史变化趋势,体现历史发展的本质特点。另《北史》和《南史》如此篇修,也有利于中华民族历史的总体中启发人们历史思考,消除南北长期分裂、隔阂,培植天下一家的统一意识。但二史未能制出有关南北关系的年表来,体现作者缺乏总揽全局的观点。对于南北各代的变异,作者交待也很不明确,不能很好地达到司马迁“通古今之变”的要求。

书 名：北 史（六）  
作 者：李延寿  
出 版 社：中国电影出版社  
书 号：ISBN 7-106-02306-X  
版权所有：北京焯子工作室北京牛马文化  
类 别：典藏二十五史  
出版时间：2005年6月  
字 数：26万字

## 卷第五十一 列传第三十九

## 齐宗室诸王上

赵郡王琛 子睿

清河王岳 子劼

广平公盛 阳州公永乐 襄乐王显国 上洛王思宗

子元海 弟思好

平秦王归彦 兄子普

长乐王灵山 神武诸子

赵郡王琛，字元宝，齐神武皇帝之弟也。少便弓马，有志气。封南赵郡公，累迁定州刺史、六州大都督，甚有声誉。及斛斯椿等衅结，神武帅师入洛阳，以晋阳根本，召琛留总相府政事，天平中，除御史中尉。正色纠弹，无所回避，远近肃然。寻乱神武后庭，因杖而毙。时年二十三。太尉、尚书令，谥曰贞。天平三年，又赠假黄钺、左丞相、太师、录尚书事，进爵为王，配享神武庙廷。子睿嗣。

睿小名须拔，幼孤，聪慧夙成，特为神武所爱，养于山公主也。令游娘母之，恩异诸子。魏兴和中，袭爵南赵郡公。年至四岁，未尝识母。其母魏华阳山主也。其从母姊郑氏戏谓曰：“汝是我姨儿，何倒亲游氏？”睿因访问，遂失精神。神武疑其感疾，睿曰：“儿无患苦，但闻有所生，欲得暂见。”神武惊，命元夫人至，就宫见之。睿前跪拜，因抱颈大哭。神武甚

悲伤，谓平秦王曰：“此兒至孝，吾子无及者。”遂为休务一日。睿读《孝经》，至“资于事父”，辄流涕嘘歔。十岁丧母，神武亲送至领军府。为发哀，举声殒绝，三日水浆不入口。神武与武明太后殷勤敦譬，方渐顺旨。居丧长斋，骨立，杖而后起。神武令常山王与同卧起，日夜喻之，并敕左右，不许进水。虽绝清漱，午辄不肯食，由是神武食必呼与同案。神武崩，哭泣呕血。及壮，将婚，貌有戚容。文襄谓曰：“我为尔娶郑述祖女，何嫌而不乐？”对曰：“自痛孤遗，方从婚冠，弥用感切。”言未卒，呜咽不自胜，文襄为之惘然。励之勤学，常夜久方罢。文宣受禅，进爵为王。睿身長七尺，容仪其伟，闲习吏事，有知人之鉴。天保二年，出为定州刺史、六州大都督。时年十七，称为良牧。六年，诏睿领兵监筑长城。于时六月，睿途中屏盖扇，亲与军人同劳苦。定州先常藏冰，长史宋钦道以睿冒热，遣倍道送冰，正遇炎盛，咸谓一时之要。睿对之叹曰：“三军皆饮温水，吾何义独进寒冰！”遂至销液，竟不一尝，兵人感悦。先是役罢，任其自归，丁壮先返，羸弱多致僵殒。睿于是亲帅营伍，强弱相持，赖全者十三四焉。八年，除都督、北朔州刺史。睿抚慰新迁，量置烽戍，备有条法，大为兵人所安。无水处祷而掘井，泉源涌出，至今号曰赵郡王泉。九年，济南以太子监国，因立大都督府，与尚书省分理众事，仍开府置佐史。文宣特崇其选，除睿侍中，摄大都督府长史。睿后因侍宴，帝从容谓常山王演等曰：“由来亦有如此长史不？”

皇建初，兼并州事。孝昭帝临崩，预受顾托，奉迎武成于鄴，拜尚书令。天统中，追赠父琛假黄钺；母元氏赠赵郡王妃，谥曰贞昭，华阳长公主如故。有司备礼仪，就墓拜授。时隆冬盛寒，睿跣步号哭，面皆破裂，呕血数升。及还，不堪参谢。帝亲就第看问，拜司空、摄录尚书事。

河清三年，周师及突厥至并州。武成戎服，将以宫人避之，睿叩马谏，乃止。帝亲御戎，六军进止，并令取睿节度，而使段孝先总焉。帝与宫为被绯甲，登故北城以望，军营甚整。突厥咎周人曰：“尔言齐乱，故来伐之。今齐人眼中亦有铁，何可当邪！”乃还。至陁岭，冻滑，乃铺氈以度。胡马寒瘦，膝已下皆无毛，比至长城，死且尽。乃截槊杖之以归。是役也，段孝先持重，不与贼战，自晋阳失道，为虏所屠，无遗类焉。斛律光自三堆还，帝以遭大寇，抱其头哭。任城王湝进曰：“何至此！”乃止。光面折孝先于帝前，曰：“段婆善为送女客。”于是以睿为能，加尚书令，封宣城郡公，拜太尉，监五礼。晚节颇以酒色为和士开所构。睿久典朝政，誉望日隆，渐被疏忌。乃撰古忠臣义士，号曰《要言》，以致其意。武成崩。葬后数日，睿与冯翊王润、安德王延宗及元文遥奏后主云：“和士开不宜仍居内。”并入奏太后。因出土开为衮州刺史。太后欲留过百日，睿正色不许。太后令酌酒赐睿，睿正色曰：“今论国家大事，非为卮酒。”言讫便出。其夜，睿方寝，见一人长可丈五尺，臂丈余，当门向床，以臂压睿，良久遂失。甚恶之，起坐叹曰：“大丈夫运命一朝至此！”旦欲入朝，妻子咸谏止之。睿曰：“社稷事重，吾当以死效之。吾宁死事先皇，不忍见朝廷颠沛。”至殿门，又有人曰：“愿勿入。”睿曰：“吾上不负天，死亦无恨。”入见太后，太后复以为言，睿执之弥固。出至永巷，被送华林园，于雀离佛院令刘桃枝拉杀之，时年三十六。大雾三日，朝野冤惜之。其年，诏听以王礼葬，竟无赠谥。子整信嗣，好学有行检，位仪同三司，后终于长安。

清河王岳，学洪略，神武从父弟也。父翻，字飞雀，以器度知名，卒于侍御中散。元象中，赠假黄钺、大将军、太傅、太尉、录尚书事，谥孝宣公。岳幼孤贫，人未之知。长而敦直，

姿貌嶷然，深沉有器量。初居洛邑，神武每使入洛，必止岳舍。岳母山氏尝夜起，见神武室中无火而有光。移于别室，如前所见。怪之。诣卜者筮，遇《乾》之《大有》。占者曰：“吉，《易》称‘飞龙在天，大人造也’，贵不可言。”山氏归报神武。神武后起兵于信都，山氏谓岳曰：“赤光之瑞，今当验矣，汝可从之。”岳遂往信都，神武见之大悦。

及战于韩陵，神武将中军，高昂将左军，岳将右军。中军败，岳举麾大呼，横冲贼阵，神武因大破贼。以功除卫将军、左光禄大夫，封清河郡公。母山氏封郡君，授女侍中，入侍皇后。天平二年，除侍中、六州军事都督，寻加开府。岳辟引时贤以为僚属，论者美之。寻授使持节、六州大都督、冀州大中正。俄拜京畿大都督，其六州事悉隶京畿。时神武统务晋阳，岳与侍中孙腾等京师辅政。岳性至孝，母疾，衣不解带。及遭丧去职，哀毁骨立。神武忧之，每日遣人劳勉。寻起复本位，历冀、晋二州刺史、西南道大都督，有绥边之称。

及神武崩，侯景叛，梁武乘间遣其贞阳侯明于寒山，拥泗水灌彭城，与景为犄角声援。岳总诸军南讨，与行台慕容绍宗击破明，禽之。景仍于涡阳与左卫将军刘丰等相持。岳又破之。以功除太尉。又统慕容绍宗、刘丰等攻王思政于长社。岳引洧水灌城。绍宗、刘丰为思政所获。西魏出兵援思政，岳内外防御，城不没者三板。会文襄亲临，数日克城，获思政等。以功别封真定县男。文襄以为己功，故赏典不弘。

文襄崩，文宣出抚晋阳，令岳以本官兼尚书左仆射，留镇鄴。天保初，进封清河郡王。五年，加太保。为西南道大行台，统司徒潘相乐等救江陵。师次义阳，西魏克荆州。因略地，克郢州，获梁郢州刺史陆法和，送鄴。诏岳旋师。岳自讨寒山、长社，及出随、陆，并有功，威名弥重。性华侈，尤悦酒色，

歌姬舞女，陈鼎击钟，诸王皆莫及。初，高归彦少孤，神武令岳抚养。轻其年幼，情礼甚薄，归彦内衔之。及归彦为领军，岳谓其德己，更倚仗之。归彦密构其短，奏岳造城南大宅，僭拟为永巷，但无阙耳。帝后夜行，见壮丽，意不平。仍属帝召鄴下妇人薛氏入宫，而岳先尝迎之，至宅，由其姊也。帝县薛氏姊而锯杀之，让岳，以为奸人女。岳曰：“臣本欲取之，嫌其轻薄，非奸也。”帝益怒，使高归彦就宅赐以鸩。岳曰：“臣无罪。”彦曰：“饮之！”饮而薨。朝野惜之，时年三十四。诏大鸿胪护丧事。赠太宰、太傅、假黄钺、给辇辂车，谥曰昭武。敕以城南宅为庄严寺。

初，岳与神武经纶天下，家有私兵戎器，储甲千余领。文襄末，岳表求纳之，文襄推心相任，不许。文宣时，亦频请纳，又不许。将薨，遗表谢恩，并请上甲。葬毕，方许纳焉。皇建中，配享文襄庙庭。后归彦反，武成知其前讐，以归彦良贱百口赠岳家。赠岳太师、太保，余如故。子劼。

劼字敬德，幼聪敏，美风仪，以仁孝闻。七岁袭爵清河王，十四为青州刺史。历祠部尚书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改封安乐侯。性刚直，有才干。斛律光雅敬之，每征伐则引为副。迁侍中、尚书右仆射。

及后主为周师所败，劼奉太后归鄴。进宦官放纵，仪同荀子溢尤幸。劼将斩以徇，太后救之，乃得释。刘文殊窃谓劼曰：“子溢之徒，言成祸福，何得如此！”劼攘袂曰：“今西军日侵，朝贵多叛，正由此辈弄权。若今日杀之，明日就诛，无恨。”文殊甚愧之。劼劝后主，五品已下家略，悉置三台上，劼之曰：“若战不捷，则烧之。此辈必死战，乃可捷也。”后主不从，遂弃鄴东迁。劼恆后殿，为周军所得。武帝与语，大悦，因问齐亡所由，劼发言流涕，悲不自胜，帝为改容。授开

府仪同三司。

隋文帝为丞相，谓曰：“齐亡由任邪佞，公父子忠良，闻于邻境，宜善自爱。”劬拜谢曰：“劬，亡齐末属，不能扶危定倾，既蒙获宥，已多优幸，况滥叨名级，致速官谤。”帝甚器之。再迁楚州刺史。城北有伍子胥庙，其俗敬鬼，祈者必以牛酒，至破产业。劬叹曰：“子胥贤者，岂宜损百姓乎！”告谕所部，自是遂止。百姓赖之。

开皇七年，转光州刺史。上表曰：“陈氏数年已来，荒悖滋甚，天厌乱德，妖实人兴。或空里时有大声，或行路共传鬼怪，或剖人肝以祠天狗，或自舍身以厌妖讹。人神怨愤，怪异荐发。臣以庸才，猥蒙朝寄，频历蕃守，与其邻接。密迩仇仇，知其动静。天讨有罪，此即其时。若戎车雷动，戈船电迈，臣虽弩怯，请效鹰犬。”并上平陈五策，帝嘉之，答以优诏。及大举伐陈，以劬为行军总管，从宜阳公王世积下陈江州，以功拜上开府，赐物三千段。时陇右诸羌，数为寇乱。朝廷以劬有威名，拜洮州刺史。下车大崇威惠，人夷悦附，豪猾屏迹，路不拾遗，以善政称。后吐谷浑来寇，劬时遇疾，不能拒战，贼遂大掠而去。宪司奏劬亡户口，坐免，卒于家。大唐褒显前代名臣，追赠都督四州诸军事、定州刺史。子士廉最知名。

广平公盛，神武从叔祖也。宽厚有长者风。神武起兵于信都，盛来赴，以为中军大都督，封广平郡公。历位司徒、太尉。天平三年，薨于位，赠假黄钺、太尉、太师、录尚书事。无子，以兄子子瑗嗣。天保初，改封平昌王，卒于魏尹。

阳州公永乐，神武从祖兄子也。太昌初，封阳州县伯，进爵为公，累迁北豫州刺史。河桥之战，司徒高昂失利奔退，永乐守洛阳南城。昂走趣城南，西军追者将至，永乐不开门，昂遂为西军所禽。神武大怒，杖之二百。后罢豫州，家产不立。

神武问其故，对曰：“裴监为长史，辛公正为别驾，受王委寄，斗酒只鸡不敢入。”神武乃以永乐为济州，仍以监、公正为长史、别驾。谓永乐曰：“尔勿大贪，小小义取莫复畏。”永乐至州，监、公正谏不见听，以状启神武。神武封启以示永乐，然后知二人清直，并擢用之。永乐卒于州，赠太师、太尉、录尚书事，谥曰武昭。无子，从兄思宗以第二子孝绪为后，袭爵。天保初，改封脩城郡王。

永乐弟长弼，小名阿伽。性粗武，出入城市，好殴击行路，时人皆呼为阿伽郎君。以宗室封广武王。时有天恩道人，至凶暴，横行闾肆，后入长弼党，专以斗为事。文宣并收掩付狱，天恩等十余人皆弃市，长弼鞭一百。寻为南营州刺史，在州无故自惊走。叛亡入突厥，竟不知死所。

襄乐王显国，神武从祖弟也。无才伎，直以宗室谨厚，天保元年，封襄乐郡王。位右卫将军，卒。

上洛王思宗，神武从子也。性宽和，颇有武干。天保初，封上洛郡王。历位司空、太傅，薨于官。

子元海，累迁散骑常侍，愿处山林，修行释典，文宣许之。乃入林虑山，经二年，绝弃人事。志不能固，自启求归。徵复本任，便纵酒肆情，广纳姬侍。又除领军将军。器小志大，颇以智谋自许。皇建末，孝昭幸晋阳，武成居守，元海以散骑常侍留典机密。初，孝昭之诛杨愔等，谓武成云，事成，以汝为皇太弟。及践位，乃使武成在鄴主兵，立子百年为皇太子，武成甚不平。

先是，恆留济南于鄴，除领军匡狄伏连为幽州刺史，以斛律丰乐为领军，以分武成之权。武成留伏连而不听丰乐视事。乃与河阳王孝瑜伪猎，谋于野，暗乃归。先是童谣云：“中兴寺内白鳧翁，四方侧听声雍雍，道人闻之夜打钟。”时丞相府

在北城中，即旧中兴寺也；鳧翁谓雄鸡，盖指武成小字步落稽也；道人，济南王小名也；打钟，言将被击也。既而太史奏言，北城有天子气，昭帝以为济南应之，乃使平秦王归彦之鄴，迎济南赴并州。武成先告元海，并问自安之计。元海曰：“皇太后万福，至尊孝性非常，殿下不须别虑。”武成曰：“此岂我推诚之意邪？”元海乞还省一夜思之。武成即留元海后堂，元海达旦不眠，唯绕床徐步。夜漏未尽，武成遽出曰：“神算如何？”答云：“夜中得三策，恐不堪用耳。”因说梁孝王惧诛入关事，请乘数骑入晋阳，先见太后求哀，后见主上，请去兵权，以死为限，求不干朝政，必保太山之安，此上策也；若不然，当具表云威权大盛，恐取谤众口，请青、齐二州刺史，沉靖自居，必不招物议，此中策也。更问下策，曰：“发言即恐族诛。”因逼之，答曰：“济南世嫡，主上假太后令而夺之，今集文武，示以此敕，执丰乐，斩归彦，尊济南，号令天下，以顺讨逆，此万世一时也。”武成大悦，狐疑，竟未能用。乃使郑道谦卜之，皆曰：“不利举事，静则吉。”又召曹魏祖问之国事，对曰：“当有大凶。”又时有林虑令姓籓，知占候，密谓武成曰：“宫车当晏驾，殿下为天下王。”武成拘之于内以候之。又令巫覡卜之，多云不须举兵，自有大庆。武成乃奉诏，令数百骑送济南于晋阳。及孝昭崩，武成即位，除元海侍中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太子詹事。河清二年，元海为和士开讐，被马鞭六十，责云：“尔在鄴城说我以弟反兄，几许不义！以鄴城兵马抗并州，几许无智！不义无智，若为可使？”出为兖州刺史。

元海后妻，陆太姬甥也，故寻被迫任使。武平中，与祖珽共执朝政。元海多以太姬密语告珽。珽求领军，元海不可，珽乃以其所告报太姬。姬怒，出元海为郑州刺史。鄴城将败，徵

为尚书令。周建德七年，于鄴城谋逆，伏诛。

元海好乱乐祸，然诈仁慈，不饮酒啖肉。文宣天保末年，敬信内法，乃至宗庙不血食，皆元海所为。及为右仆射，又说后主禁屠宰，断酤酒。然本心非靖，故终致覆败。

思宗弟思好，本浩氏子也，思宗养以为弟，遇之甚薄。少以骑射事文襄。及文宣受命，为左卫大将军。本名思孝，天保五年讨蠕蠕，文宣悦其骁勇，谓曰：“尔击贼如鹤入鸦群，宜思好事。”故改名焉。累迁尚书令、朔州道行台、朔州刺史、开府、南安王。甚得边朔人心。

后主时，斫骨光弁奉使至州，思好迎之甚谨。光弁倨傲，思好因心衔恨。武平五年，遂举兵反，与并州诸贵书曰：“主上少长深宫，未辨人之情伪，昵近凶狡，疏远忠良。遂使刀锯刑余，贵溢轩阶；商胡丑类，擅权帷幄。剥削生灵，劫掠朝市，暗于听受，专行忍害。幽母深宫，无复人子之礼；二弟残戮，顿绝孔怀之义。仍纵子立夺马于东门，光弁制鹰于西市；驳龙得仪同之号，逍遥受郡君之名。犬马班位，荣冠轩冕，人不堪役，思长乱阶。赵郡王睿，实曰宗英，社稷惟寄。左相斛律明月，世为元辅，威著邻国，并非有辜，奄见诛殄。孤既忝预皇枝，实蒙殊奖，今便拥率义兵，指除君侧之害。幸悉此怀，无致疑惑。”行台郎王行思之辞也。

思好至阳曲，自号大丞相，置百官，以行台左丞王尚之为长史。武卫赵海在晋阳掌兵，时仓卒，不暇奏，矫诏发兵拒之。军士皆曰：“南安王来，我辈唯须唱万岁奉迎耳。”帝闻变，使唐邕、莫多娄敬显、刘桃枝、中领军匡狄、士文驰之晋阳，帝勒兵续进。思好军败，与行思投水而死。其麾下二千人，桃枝围之，且杀且招，终不降，以至于尽。时帝在道，叱奴世安自晋阳遂露布，于城平都遇斛斯孝卿，孝卿诱使食，因驰诣行宫，

叫已了。帝大欢，左右呼万岁。良久，世安乃以状自陈。帝曰：“告尔何物事？乃得坐食！”于是赏孝卿而免世安罪。暴思好尸七日，然后屠剥焚之，烹尚之于鄴市，令内参射其妃于宫内，仍火焚杀之。

思好反前五旬，有人告其谋反。韩长鸾女适思好子，故奏言有人诬告诸贵，事相扰动，不杀无以息后，乃斩之。思好既诛，死者弟伏阙下诉求赠兄，长鸾不为通也。

平秦王归彦，字仁英，神武族弟也。父徽，魏末坐事当徙凉州。行至河、渭间，遇贼，以军功得免流。因于河州积年，以解胡言为西域大使，得胡师子，以功行河东事，遂死焉。徽于神武，旧恩甚笃。及神武平京洛，迎徽丧，与穆同营葬。赠司徒，谥曰文宣。

初，徽尝过长安市，与妇人王氏私通而生归彦，至是年已九岁，神武追见之，抚对悲喜。稍迁徐州刺史。归彦少质朴，后更改节，放纵好声色，朝夕酣歌。妻魏上党王元天穆女也，貌不美而甚娇妒。数忿争，密启文宣求离，事寝不报。天保元年，封平秦王，嫡妃康及所生母王氏，并为太妃。善事二母，以孝闻。徽为兼侍郎，稍被亲宠。以讨侯景功，别封长乐郡公，除领军大将军。领军加大，自归彦始也。文宣诛高德正，金宝财货，悉以赐之。乾明初，拜司徒，仍总知禁卫。

济南自晋阳之鄴，杨愔宣敕，留从驾兵五千于西中，阴备非常。至鄴数日，归彦乃知之，由是阴怨杨、燕等。杨、燕等欲去二王，问计于归彦。归彦诈喜，请共元海量之。元海亦口许心违，驰告长广。长广于是诛杨、燕等。孝昭将入云龙门，都督成休宁列仗拒而不内，归彦谕之，然后得入。进向柏阁、永巷亦知之。孝昭践阼，以此弥见优重。每入，常在平原王段韶上。以为司空，兼尚书令。齐制，宫内唯天子纱帽，臣下皆

戎帽。特赐归彦纱帽以宠之。孝昭崩，归彦从晋阳迎武成于鄴。及武成即位，进位太傅，领司徒，常听将私部曲三人，带刀入仗。从武成还都，诸贵戚等竞要之。其所往处，一坐尽倾。归彦既地居将相，志气盈满，发言陵侮，傍若无人。议者以威权震主，必为祸乱。上亦寻其前翻覆之迹，渐忌之。高元海、毕义云、高乾和等咸数言其短。上幸归彦家，召魏收对御作诏草，欲加右丞相。收曰：“至尊以右丞相登帝位，今为归彦威名太盛，故出之，岂可复加此号？”乃拜太宰、冀州刺史。即乾和缮写。昼日，仍敕门司不听辄内。时归彦在家纵酒，经宿不知，至明欲参。至门知之，大惊而退。及通名谢，敕令早发，别赐钱帛、鼓吹、医药，事事周备。又敕武职督将，悉送至清阳宫。拜而退，莫敢共语。唯与赵郡王睿久语，时无闻者。

至州不自安，谋逆，欲待受调讞，班赐军士。望车驾如晋阳，乘虚入鄴。为其郎中令吕思礼所告，诏平原王段韶袭之。归彦旧于南境置私驿，闻军将逼，报之，便婴城拒守。先是，冀州长史宇文仲鸾、司马李祖挹、别驾陈季璩、中从事房子弼、长乐郡守尉普兴等疑归彦有异，使连名密启，归彦追而获之，遂收禁仲鸾等五人。仍并不从，皆杀之。军已逼城，归彦登城大叫云：“孝昭皇帝初崩，六军百万众，悉由臣手，投身向鄴迎陛下。当时不反，今日岂有异心？正恨高元海、毕义云、高乾和诳惑圣上，疾忌忠良。但为杀此三人，即临城自刎。”其后城破，单骑北走。至交津，见获，锁送鄴。帝令赵郡王睿私问其故，归彦曰：“使黄颡少兒牵挽我，何可不反？”曰：“谁邪？”归彦曰：“元海、乾和，岂是朝廷老宿？如赵家老公时，又讎怀怨？”于是帝又使让焉。对曰：“高元海受毕义云宅，用作本州刺史，给后部鼓吹，臣为蕃王、太宰，仍不得鼓吹。正杀元海、义云而已。”上令都督刘桃枝牵入，归彦犹作

前语，望活。帝命议其罪，皆云不可赦。乃载以露车，衔枚面缚，刘桃枝临之以刃，击鼓随之，并子孙十五人，皆弃市。赠仁州刺史。

魏时山崩，得石角二，藏在武库。文宣入库，赐从臣兵器，特以二石角与归彦，谓曰：“尔事常山不得反，事长广得反，反时，将此角吓汉。”归彦额骨三道，着帻不安。文宣见之怒，使以马鞭击其额，血被面曰：“尔反时，当以此骨吓汉。”其言反，竟验云。

武兴王普，字德广，归彦兄归义之子也。性宽和，有度量。九岁归彦自河州俱入洛，神武使与诸子同游处。天保初，封武兴郡王。武平二年，累迁司空。六年，为豫州道行台尚书令。后主奔鄴，就加太宰。周师逼，乃降。卒于长安，赠上开府、豫州刺史。

长乐太守灵山，字景嵩，神族族弟也。从神武起兵信都，终长乐太守，赠大将军、司空，谥曰文宣。子懿，卒于武平镇将。无子，文宣以灵山从父兄齐州刺史建国子伏护为灵山后。

伏护字臣援，粗有刀笔。天统初，累迁黄门侍郎。伏护历事数朝，恆参机要，而性嗜酒，每多醉失。未路逾剧，乃至连日不食，专事酣酒，神识恍惚，遂以卒。赠衮州刺史。建国侯。孙义袭。

义少谨，武平末，给事黄门侍郎。隋开皇中为太府少卿，坐事死。

神武皇帝十五男：武明娄皇后生文襄皇帝、文宣皇帝、孝昭皇帝、襄城景王清、武成皇帝、博陵文简王济；王氏生永安简平王浚；穆氏生平阳靖翼王淹；大尔硃氏生彭城景思王湫、华山王凝；韩氏生上党刚肃王涣；小尔硃氏生任城王湣；游氏生高阳康穆王彧；是；郑氏生冯翊王润；马氏生汉阳敬怀王洽。

永安简平王浚字定乐，神武第三子也。初，神武纳浚母，当月而有孕。及产浚，疑非己类，不甚爱之。而浚早慧，后更被宠。年八岁，谓博士卢裕曰：“祭神如神在，为有神邪？无神邪？”对曰：“有。”浚曰：“有神，当云祭神神在，何烦如字？”景裕不能答。及长，嬉戏不节。曾以属请受纳，大见杖罚，拘禁府狱，既而见原。后稍折节，颇以读书为务。元象中，封永安郡公。豪爽有气力，善骑射，为文襄所爱。文宣性雌懦，每参文襄，有时湊出。浚恆责帝左右：“何因不为二兄拭鼻？”由是见衔。累迁中书监、兼侍中。出为青州刺史。虽颇好畋猎，聪明矜恕，上下畏悦之。保定初，进爵为王。

文宣末年多酒，浚谓亲近曰：“二兄旧来，不甚了了，自登阼已后，识解顿进。今因酒败德，朝臣无敢谏者。大敌未灭，吾甚以为忧。欲乘驿至鄴面谏，不知用吾不？”人有知，密以白帝，又见衔。八年，来朝，从幸东山。帝裸裎为乐，杂以妇女，又作狐掉尾戏。浚进言，此非人主所宜。帝甚不悦。浚又于屏处召杨遵彦，讥其不谏。帝时不欲大臣与诸王交通，遵彦惧，以奏帝。大怒曰：“小人由来难忍！”遂罢酒还宫。浚寻还州，又上书切谏。诏令徵浚，浚惧祸，谢疾不朝。上怒，驰驿收浚，老幼泣送者数千人。至，盛以铁笼，与上党王涣俱置北城地牢下，饮食糝稗，共在一所。

明年，帝亲将左右，临穴歌讴，令浚等和之。浚等惶怖且悲，不觉声战。帝为怆然，因泣，将赦之。长广王湛先与浚不睦，进曰：“猛兽安可出穴？”帝默然。浚等闻之，呼长广王小字曰：“步落稽，皇天见汝！”左右闻者，莫不悲伤。浚与涣皆有雄略，为诸王所倾服。帝恐为害，乃自刺涣，又使壮士刘桃枝就笼乱刺。槊每下，浚、涣辄以手拉折之，号哭呼天，于是薪火乱投笼，烧杀之，填以石土。后出，皮发皆尽，尸色

如炭，天下为之痛心。

后帝以其妃陆氏配仪同刘郁捷，旧帝苍头也，以军功见宠。时令郁捷害浚，故以配焉。后数日，帝以陆氏先无宠于浚，敕与离绝。乾明元年，赠太尉。无子，诏以彭城王浚第二子准字茂则嗣。

平阳靖翼王淹，字子邃，神武第四子也。元象中，封平阳郡公，累迁尚书左仆射。天保初，进爵为王，历位尚书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司空、太尉。皇建初，为太傅，与彭城、河间王并给仗身羽林百人。大宁元年，迁太宰。性沉谨，以宽厚称。河清三年，薨于晋阳，或云以鸩终。还葬鄴，赠假黄钺、太宰、录尚书事。子德素嗣。

彭城景思王浚，字子深，神武第五子也。元象二年，拜通直散骑常侍，封长乐郡公。博士韩毅教浚书，见浚笔迹未工，戏浚曰：“五郎书画如此，忽为常侍开国，今日后，宜更用心！”浚正色答曰：“昔甘罗为秦相，未闻能书。凡人唯论才具何如，岂必勤勤笔迹。博士当今能者，何为不作三公？”时年盖八岁矣。毅甚惭。

武定六年，出为沧州刺史。为政严察，部内肃然。守令参佐，下及胥吏，行游往来，皆自赍粮食。浚纤介知人间事，有隰沃县主簿张达，尝诣州，夜投人舍，食鸡羹，浚察知之。守令毕集，浚对众曰：“食鸡羹何不还他价直也？”达即伏罪，合境号为神明。又有一人从幽州来，驴驮鹿脯。至沧州界，脚痛行迟，偶会一人为伴，遂盗驴及脯去。明旦告州，浚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，不限其价。其主见脯识之，推获盗者。转都督、定州刺史。时有人被盗黑牛，背上有白毛。长史韦道建谓中从事魏道胜曰：“使君在沧州日，禽奸如神。若捉得此贼，定神矣。”浚乃诈为上符，市牛皮，倍酬价直。使牛主认

之，因获其盗。建等叹服。又有老母姓王，孤独，种菜三亩，数被偷。洸乃令人密往书菜叶为字，明日，市中看菜叶有字，获贼。尔后境内无盗，政化为当时第一。

天保初，封彭城王。四年，徵为侍中，人吏送别悲号。有老公数百人，相率具饌白洸曰：“自殿下至来五载，人不识吏，吏不欺人。百姓有识已来，始逢今化。殿下唯饮此乡水，未食百姓食，聊献疏薄。”洸重其意，为食一口。七年，转司州牧，选从事皆取文才士明剖断者，当时称为美选。州旧案五百余，洸未期悉断尽。别驾羊脩等恐犯权威，乃诣阁谏陈。洸使告曰：“吾直道而行，何惮权威？卿等当成人之美，反以权威为言！”脩等慚悚而退。后加特进，兼司空、太尉，州牧如故。太妃薨，解任。寻诏复本官。俄拜司空，兼尚书令。济南嗣位，除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令，领大宗正卿。皇建初，拜大司马，兼尚书令，转太保。武成入承大业。迁太师、录尚书。

洸明练世务，果于断决，事无大小，咸悉以情。赵郡李公统预高归彦之逆，其母崔氏，即御史中丞崔昂从父姊，兼右仆射魏收之内妹也。依令，年出六十，例免入官。崔增年陈诉，所司以昂、收故，崔遂获免。洸摘发其事，昂等以罪除名。自后车驾巡幸，洸常留鄴。河清三年三月，群盗白子礼等数十人，谋劫洸为主。诈称使者，径向洸第。至内室，称敕呼洸，牵上马，临以白刃，欲引向南殿。洸大呼不从，遂遇害，时年三十二。朝野痛惜焉。初洸未被劫前，其妃郑氏梦人斩洸头持去，恶之。数日而洸见杀。赠假黄钺、太师、太尉、录尚书事，给辇车。子宝德嗣。位开府，兼尚书左仆射。

上党刚肃王涣，字敬寿，神武第七子也。天姿雄杰，倜傥不群。虽在童幼，恆以将略自许。神武壮而爱之，曰：“此兒似我。”及长，力能扛鼎，材武绝伦。每谓左右曰：“人不可